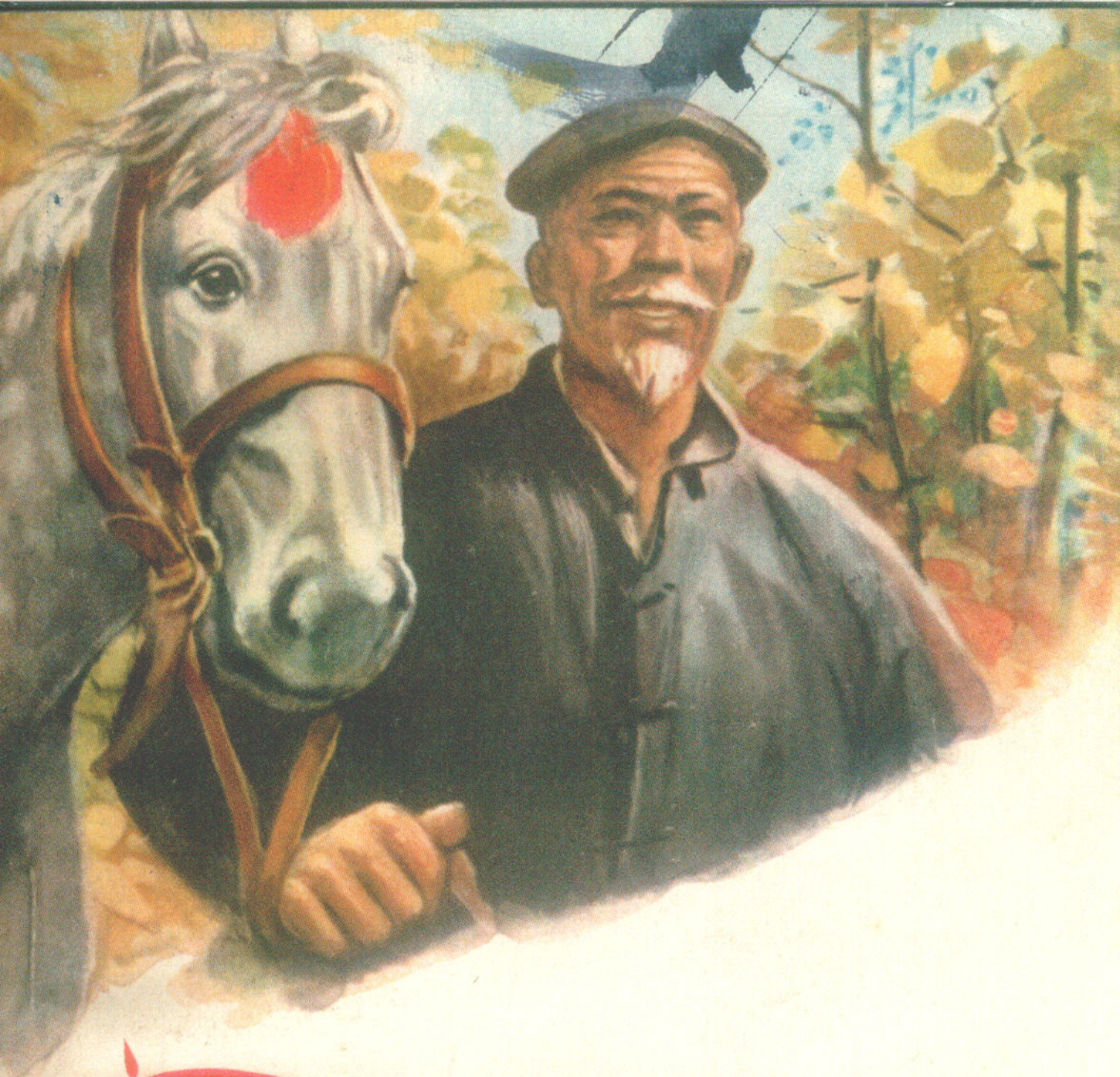




革命故事

7

老贫农买马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革命故事

第七輯

老貧农买馬

春風文艺出版社

1965年·沈阳

目 录

老貧农买馬	高俊哲 (1)
老貧农的遺囑	张功陞 (21)
一匹馬的故事	唐广益、王仁厚 (29)

老貧农买馬

高俊哲

这故事出在渾河南岸，前进公社上河屯。說的是农业生产新高潮当中一段插曲。

上河屯生产队这几年在党的领导下，依靠貧下中农大搞农田基本建設，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，这样一来牲畜就有些不够用了，队委会决定要买一匹馬。

这一天，公社党委打来了一个电话，說国家調撥来了一批耕馬，通知他們到公社供销社去选购。

队长梁春明心想：买馬这是队里的大事，不好一个人作主，若是自己一个人去，沒个人商量不好办……他想着，轉身来到了飼养棚，他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了飼养員金石，要他帮着拿个主意，金石說：“我看让‘老保管’和你一道去最合适。”队长梁春明从飼养棚出来，来到了水渠工地跟社

員們一商量，大家都同意选“老保管”作代表同队长一起到供銷社去买馬。

这位“老保管”名字叫張雨厚，虽然年过花甲，須发斑白，可是耳不聾，眼不花，队里的事他非常热心。解放前，他給地主扛活赶了三十多年大車，练出来一手好鞭法，吃透了各种牲口的脾气。不管是倔驢子还是烈性馬，只要他大喝三声，鞭子一举，这牲口就好象一头綿羊，随着他的喝令，說东是东，說西是西，乖乖地馴服了下来。那时，十里八村的人，一唠起来張雨厚，都豎着大拇指头，称贊他是个“神大把”。地主閻小鬼气得下巴耷拉地，嘴巴子撅得能挂个油瓶。心想：一个扛大活的比我名气还大，这还了得，于是安排了一个毒計。他派人到馬行买来一匹蒙古烈馬，找来了各村的土豪劣紳，当着众人的面，跟張雨厚說：“張雨厚，你拿着我的鞭子，使着我的馬，练出来一身能耐，名揚四海。我今天要考一考你这个‘神大把’。”說着用手一指那匹蒙古馬

說：“限你三天，把它馴成日行千里的走馬。到期馴不成，別說是姓閻的手黑。”

張雨厚給閻小鬼扛了三十多年大活，閻小鬼一翹尾巴就知道他能拉几个粪蛋。張雨厚下了三天两夜的苦功夫，把这头一蹦多高、一摸就咬的烈馬，馴得跑的快，走的稳，服服貼貼。

到了第三天的一早，閻小鬼挂着盒子枪又請来了那些土豪劣紳，找来了所有的长工，搬出馬鞍子，对張雨厚說：“請吧‘神大把’！你今天騎上这匹烈馬，能躲过我这颗子彈，就算你名不虛傳；你若是躲不过它，可別怪我送你上西天。”張雨厚眼睛一瞪，說了一句：“长工的屁股决不坐你們这伙喝人血的馬鞍子。”他飞身上馬，右手提韁，左手掄鞭，前身往馬背上一伏，口中大声喊道：“閻小鬼！你朝老子身上打吧！”話沒落音，只見那馬四蹄登开，在那九九八十一道弯的大道上飞驰起来，真好象水中蛟龙，左右奔騰。这时只听“啪”的一声枪响。子

彈从張雨厚的右脚穿过，打入馬肚子。馬突然栽倒了，張雨厚也摔下馬來。

張雨厚从此被赶出了地主的大院，要吃沒吃，要錢沒錢，脚上的伤口化了膿，一連三年沒封口，最后变成了淌黃水的“漏”。解放前夕，張雨厚咬着牙，花了“驴打滚”的利息，借了十塊錢，到药鋪买了些提毒散，上了几个月的药，这才治好……

社員都选張雨厚去买馬，倒不是觉得張雨厚在旧社会里，是个远近出名的“神大把”，而是认为这位老貧农，从实现农业合作化、公社化以来，真正是生产队里的頂梁柱脚石。他当了五年保管員，沒差过一斤粮食一分錢，有多少个夜晚，他在那通亮的电灯下，为队里修理了多少副轅馬家什和绳套，編織了多少茆子和大筐，馴好了多少条耕牛，喂肥了多少匹老驴和瘦馬……这样一位忠心耿耿，情願为集体經濟献出毕生精力的老貧农，誰还不信任他，敬佩他。有他和队长梁春明去买馬，社員們当然都非常放

心。

事情总是复杂的，千变万化的。有时让人“喜出望外”，有时又“事与愿违”。張雨厚跟梁春明来到供销社，生产资料公司给调拨进来的三十多匹好马，几乎卖没了。他俩一进院，见桩子上只拴着一头大红马。这马身高五尺，扬着脑袋，披着长鬃，甩着长尾，一见人哧哧直叫。張雨厚连说：“好马呀，好马！”梁春明喜上眉梢，心中暗想：这叫有麝自来香，不用顶风扬。咱队是勤俭办队的先进单位，在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中，又是全公社兴修农田基本建设的红旗单位，可能是徐支书和供销社打了招呼，特意给咱们留下的。他跟張雨厚说：“大叔，你看这马能不能拉除草机？”

“这马干什么活都顶硬。”張雨厚说：“恐怕是被人家买去了。”

“我去问一下，没人买咱就拉回去。”梁春明说着，就奔供销社办公室走去。

張雨厚走到大红马跟前，掰开嘴一看，

剛冒四个牙，再一詳細打量，只見大紅馬的外夾膀子上边，有一块碗口大的伤，在它斜下边二尺多远的地方，还有一个核桃大的眼。他用手按了按，感到里边还有膿水。心里忽然一楞：啊！这么好的騾馬，怎么偏偏长了个漏呢？他再用手慢慢地在伤口的左右摸了又摸，发现这伤虽然很重，但它沒連到骨头上，不是西医所說的什么骨結核……正在这时，队长梁春明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了。他边走边喊：“大叔，这馬有漏，咱可不能买呀！”張雨厚只顧端詳馬的伤口，沒听見队长說些什么。

梁春明走到大紅馬旁边，跟張雨厚說：“大叔，別看了，走吧，这馬咱不能买。”

“你怎么变卦了呢？”

“这馬有病，人家别的队买去了又不要了，咱能挖到筐就是菜嗎。”

“可咱們也不能拷个空筐見菜不挖哪！”

“誰花錢买病馬？”

“宁买瘡疤，不买瘸瞎。”張雨厚說：

“这馬的伤是皮里肉外，买回去治好了，能干活，能下駒。不照有这点毛病，你多花几百元錢也买不着。”

梁春明說：“大叔，咱俩今天是給队里买馬，可不能犯主观主义，买回去治不好，这不是自己沒事，找着‘包’沾嗎！”

張雨厚眉头一皺，說：“春明，你是队长，办事可不能先把自己沾不沾包放到前头。咱买它，是干活，下駒，不是摆样子，更不是搗騰販卖。”

“不能先怕个人沾包，也不能胡干。”

“要是治不好的病，我也不能主張买。”

“万一要治不好呢？”

“万一治不好……不管出了什么事，有我一个人担着。”

張雨厚不到紧关节要的时候，他是說不出这样的話的。梁春明一听，心里很生气，按照自己本意，不打算让他来，他认为張雨厚有个主观勁。可是社員都选他。来了，偏偏碰上了一匹病馬，他还坚持要买，这是瞪

着眼睛叫我这个队长坐蜡。都说你是生产队的“顶梁柱脚石”，可是你为什么尽给我摆“独木桥”，要我走险道？想到这里，他又对“老保管”说：

“这是队里的一大笔财产，如果有点闪失，我看这个责任我们担不了。”

张雨厚听了这话，觉得很刺耳，但他还是耐心地说服队长：“我看我们还是先为国家和生产队想想，没有把握的事咱们当然不能胡干，比较有把握的事就要敢干，咱们就不能怕担责任，如果遇事先想到自己沾不沾包，胆子就比芝麻小了！本来应当做的也不敢做了，那我们还怎么为社员办事呢？”张雨厚越说越激动。梁春明听了“老保管”的这些话，也动了心，他暗想：又是自己拿不准主意了。今天这件事在性质上很象一九六一年那件事。

原来一九六一年，队里选饲养员，队长梁春明一提出金石的名字，社员中立刻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。有的社员同

意，說金石是一個心眼的人，住到哪里哪是家。別的活計他干不了，叫他喂馬正合適，隊里還省得補助他。有的人就反對這種說法。他們說：誰選飼養員偏選缺一隻手的殘廢，寧可大家養活他，也不能找一個不會喂馬的人給隊里喂馬。使役員、富裕中農何世周質問隊長說：“牲口是隊的財產，他要是給喂倒台子了，種不上地，你敢負這個責任嗎？”

一句話把梁春明問住了。讓金石當飼養員本來是他提出來的，但是當他聽到這些意見之後，又沒有主意了。正在他左右為難之時，張雨厚從人群里，站出來說話了。只見他左手捋着頰下的三絛花白胡須，右手指着門口那棵老楊樹激動地說：“四十年前，地主閻小鬼就站在这棵樹下，一刀砍斷了金石的右手。那是因為金石十歲那年給地主閻小鬼放豬，豬啃死了他家房前的一棵小柳樹，地主把他痛打了一頓，非逼着他給栽上一棵樹不可。金石就在房前栽了這棵鑽天楊。閻小

鬼看栽的是棵楊树，說前不栽楊，后不栽柳，說金石敗破了他家的風水，就为这，一刀砍断了他的手，逼得他不能劳动，到处要飯求生。金石的殘廢这是一笔阶级血泪仇，今天公社化了，天下是咱们的了，象金石这样的阶级兄弟，咱们应当信任他，不会喂馬这不难，只要他这颗心是咱们貧下中农的，向着社会主义，我看他就一定能把飼养員当好。”

張雨厚这么里打外开地一說，一些不同意金石当飼养員的人，也同意了。只有几个富裕中农，心里不同意，可嘴上也沒話可說啦。

从金石当飼养員开始，張雨厚就把行李搬进飼养室，白天做活，晚間帮助金石喂馬。到了年底，不仅牲口都上了一巴掌厚的膘，而且金石也从不会喂馬学会了飼养管理牲口的一整套技术。年終队里分配时，不少社員提出，要給張雨厚补助五百个工分。金石自己也要拿出来五百个工分給張雨厚。張

雨厚說什麼也不要。他說：“咱們都是苦根長出來的苦瓜，干的是社會主義革命，心勁要使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事業上，不是為了幾個工分。幫助金石是我應當盡的義務。”這是一件事。梁春明從這件事上又聯系上另一件事。

一九六二年，使役員何世周從外縣買來一頭青白馬。有的社員說有鼻疽；有的社員說沒鼻疽。正當雙方爭執不下的時候，張雨厚站出來說：“觀察幾天，看看情況。”說完把馬拉回家，拴在房后。到了第三天，他告訴隊長，說這馬確有鼻疽，趕快處理，以免感染。有的社員不信。他們說：花了一千元錢，買來這麼好的馬，硬說有鼻疽，這是王麻子膏藥——找病。張雨厚說：“把這馬處理錯了，我負擔一切責任。”隊長梁春明把獸醫請來一檢查，果真是鼻疽。因為是潛伏期，沒有一定經驗的人，根本看不出來。從這以後何世周再也不敢給隊里辦事了。

梁春明一想到這些往事，覺得張雨厚不

是脑袋一热，什么事都敢办的人，事情不摸准了，他是从来不乱给队里做主的，因此，也就同意了张雨厚的意见，把马买回来了。

张雨厚把马拉到队里，社员们就议论开了。有的说能治好；有的说治不好。使役员何世周找张雨厚说：“亲家，你这是艺高人胆大，管小事不过瘾，又操办起大营生来了。土改前，我在马行当经纪人时，象这样的马，没少遇到，最后都下了汤锅。你是打算创造奇迹，当劳模呀？我看你还不得在这匹马的身上摔跟头啊！”

“你说的这些话，都是八百年前老皇历上写的字，一点没有用。”

“亲家，你别吹牛。”何世周指着马的伤口说：“你若能治好它，我大头朝下走出上河屯。”说能治好的人们里边，也有的替张雨厚担心，恐怕万一治不好了，一是不好向大伙做交代，二是怕老保管今后没法为队里办事了。于是，就背地找张雨厚说：“老保管哪，这可不是小事呀，万一出了事，这担

子你可怎么担哪。队长說了，連兽医站都不敢保險，你可別担这份風險了。”

張雨厚說：“你們知道皮可不知道瓢呀。这馬是个騾馬，咱們国家的牲口現在还不那么太多，咱把它喂好了，多下些馬駒子，这不仅对咱队好，对国家貢獻也大。再說，馬是国家調撥来的，要是治不好的大病，也不能給咱往农村調。你也怕沾包，他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要都这样，咱們这些貧雇农怎么对集体，对国家負責呀。本来一个小病，都不去认真地給它治，小病变成了大病，明着是損失了一匹馬，实际是損失多少匹馬呀。看来損失几百元錢是国家的，可这国家不也有咱一份么！風險不能沒有，什么事都不是一帆風順的。可是，什么事也都不是鋼板釘釘一成不变的。是往好变，还是往坏变，这就看咱們怎么做了。”

張雨厚这么一唠出自己的想法，許多貧农下中农社員心里好象开了扇窗戶那样敞亮。他們恨不能拿出一切力量，帮助張雨厚

早日把馬治好。

張雨厚給馬消毒、上药，半个来月过去了。不仅沒見好，看样子好象有点大发了。馬一天不吃多少草，身上有时突突直顫。張雨厚摸撫着馬的脖子說：“大紅馬呀，大紅馬！你不吃草，也不吃料，是不是怨我上药手头太重了？”正在这时，队长梁春明来了。他一見張雨厚眼睛上挂滿了紅絲，臉也瘦了不少，就很关心地說：“大叔，得病容易，好病慢，这不是一朝两朝能治好的，你可不能着急上火呀，再治些日子看看，要是实在治不好……”下边的話队长沒有說出来，他怕直說伤老人的心。

張雨厚瞅了队长梁春明一眼說：“我急的不是別的，是馬太遭罪了。这若是人，不打止疼針，都受不了。別說还能治好，就是万一治不好，也要找找教訓在哪？”

两人正唠着，兽医站的老大夫来了。他拿听診器，听了又听，把伤口看了又看，然后說：“这馬的病沒恶化，可也沒減輕，問